

2005

中国随笔年选

SELECTED CHINESE

ESSAYS 2005

中国散文学会 主编

李静 编选



花城出版社

FLOWER CITY PUBLISHING HOUSE

选

2005

中国随笔年选

SELECTED CHINESE ESSAYS 2005

中国散文学会主编

李 静 〇 编选

花城出版社

中国·广州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2005 中国随笔年选

李静编选.

—广州: 花城出版社, 2005

(花城版文学年选系列)

ISBN 7-5360-4654-5

I .2 . . .

II . 李 . . .

III . 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 I267. 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130809 号

责任编辑: 温文认

技术编辑: 赵 琪

平面设计: 苏家杰

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广州市番禺新华印刷有限公司

(广州番禺区工农大街)

开 本 880×1230 毫米 32 开

印 张 15.625 1 插页

字 数 390,000 字

版 次 2006 年 1 月第 1 版 200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8,000 册

书 号 ISBN 7-5360-4654-5/I·3692

定 价 30.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2005 中国随笔年选

目录

李 静 ◇ 序…………… (1)

第一辑：

陈丹青 ◇ 笑谈大先生…………… (1)

孙 郁 ◇ 古道西风…………… (21)

郭宏安 ◇ 左拉百年祭…………… (39)

艾晓明 ◇ 保卫灵魂自由的姿态…………… (54)

(附录：卢雪松 在被停课处罚后写给校书记的信)…………… (61)

第二辑：

高尔泰 ◇ 没有地址的信…………… (67)

徐 晓 ◇ 爱一个人能有多久…………… (81)

野 夫 ◇ 别梦依稀咒逝川…………… (102)

第三辑：

何怀宏 ◇ 同一根绳索 (外一篇)…………… (122)

- 崔卫平 ◇ 通过思考追求道德生活…………… (146)
李 零 ◇ 硬道理和软道理…………… (164)
蓝英年 ◇ “向帕夫利克看齐！”…………… (192)

第四辑：

- 夏 榆 ◇ 临终的眼：杨家营纪事（外两篇）…………… (202)
王小妮 ◇ 安放…………… (222)

第五辑：

- 林 白 ◇ 生命热情何在…………… (244)
周晓枫 ◇ 穿过我青春所有说谎的日子…………… (252)
李 浩 ◇ 阅读…………… (280)
王 超 ◇ 我的电影缘…………… (286)

第六辑：

- 陆建德 ◇ 烈焰的火舌…………… (307)
李长声 ◇ 日下散记…………… (314)
李敬泽 ◇ 问中国之心…………… (332)
止 庵 ◇ 读书札记二题…………… (342)
林贤治 ◇ 穿粗布衫的和穿燕尾服的终究要分手… (352)
吴晓东 ◇ 二十世纪最后的传奇…………… (362)
黎 荔 ◇ 绣鞋打个相思卦…………… (373)
胡续冬 ◇ 王小波：阅读、经典化与飞行员…………… (378)

第七辑：

- 殷力欣 ◇ 旧闻记趣…………… (381)
李大卫 ◇ 恐龙是这样变酷的…………… (393)
丁 林 ◇ 全球环境变化的思考…………… (415)

第八辑：

- 叶兆言 ◇ 记忆中的文革开始…………… (421)
黄 恂 ◇ 关于周瘦鹃之死…………… (433)

第九辑：

- 张纯如 ◇ 《南京暴行：被遗忘的大屠杀》导言…… (438)
范 泓 ◇ 四十年前的一场“中西文化论战”…… (450)
王纪潮 ◇ 郑和下西洋的正面意义有多大？…… (477)

序

李 静

去年编随笔年选，收获到斯塔罗宾斯基的一句妙论：“随笔的条件和赌注乃是精神的自由。”就为这一句话，我也要恨斯氏一辈子——他剥夺了我的思考权，他使我不思考，就明白了我们当下随笔写作——乃至所有写作——的整体状况为何如此不佳。为了我辈评论者能继续敷衍长篇大论，我看像这样一竿子插到底的文论家，还是越少越好。

现在，我只好顺着这“斯”的话往下说：由于敢下“斯式赌注”的写作者少，因此我们的随笔佳作很是难寻——单把随笔当花来绣的多，单当作载道工具的也多。前者没魂，后者狰狞。然而也不是一团漆黑。若数落今年随笔的成绩，我们先得把报刊撇开，翻翻这几本书：陈丹青的《退步集》，徐晓的《半生为人》，李零的《花间一壶酒》，林贤治的《午夜的幽光》。它们的印行或许能使随笔爱好者感到“不虚此年”。这些文字的力与美，惟经苛

刻的修辞家和严厉的思想者的双重历练方能达到。看他们的书，知道这样是好的：直面着现实，同时照着美的虚无之镜——诗与真必得相伴而行。

还有一些散见于报刊和网站的篇什也是好的，我就从自己所见中挑选一些，集中在这本书里。待到编完才发觉：此书仍是一个探讨着若干精神主题的声音的集合。

知识分子

鲁迅 陈丹青的《笑谈大先生》，是他在北京鲁迅博物馆的演讲全文，今年影响深广。鲁迅，这个多年以来被塑造成不会笑的、只知批判和斗争的“凶老头”，在陈丹青眼里却是“一百年来中国第一好看好玩的人物”。他先用占全文三分之一的篇幅来形容鲁迅的外表，真应了王尔德的那句话——“惟浅薄之人才不以外表来判断。世界之隐秘是可见之物，而非不可见之物。”然后，他用三分之二的篇幅描述鲁迅的好玩，最后得到这样的结论：鲁迅“激愤，同时好玩；深刻，然而精通游戏；挑衅，却随时自嘲；批判，忽而话又说回来……鲁迅作文，就是这样地在玩自己人格的维度与张力。”潇洒形容出鲁迅精神结构的复调性。陈丹青的语言是一种民国气质的汉语，暗旧的儒雅，辛辣，痛楚，微带暴力。似乎，他要借着这语言的味道，拒绝当代的粗陋、喧哗与无趣。与此同时，他也要挥霍掉他作为画家的过剩的洞察力和思辨力，画布承载不完，只好漫溢到文字里，于是文字也有分外强烈的形象感，伴以一剑封喉的实话与思想。

徐炳昶 孙郁的语言亦有儒雅的民国风，深受周氏兄弟濡染。他在《十月》的“民国人物”专栏，是今年随笔的重要收获。那些湮没在历史深处的民国文人，在他温润感性的笔墨中重获了呼吸：鲁迅、陈独秀、苏曼殊们的狂，《新青年》同人的写作和办杂志，徐炳昶、袁复礼们和斯文赫定一起的西北考古……披露了许多不为人知的趣人趣事，由此，他复原了民国时期斑斓多致的文化空间，以及自由放诞的文人风貌。尤其是《古道西风》一文，首次触及“民国考古队”这一独特的知识群落，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史所无。他走进了刘半农、徐炳昶、袁复礼诸人的精神世界——他们是一群竭力挣脱古中国耽于空谈、混沌封闭的传统沉疴的知识者，他们虔诚追寻着西方人重视实践、探索未知的科学理性，热切地以之建构中国新的、健康的精神文化。以此种视点观照中国首批考古学者，孙郁此文尚属首例。他对史料的掌握广泛深细，但却从来以“非史料化”的文学方式用之，且由一以贯之的价值关切所统领，那就是：对自由多元、人文绚烂的精神世界的痴迷与尊重。

左拉 郭宏安先生的《左拉百年祭》作于2002年左拉逝世百年之际，发表于今年。左拉，《我控诉！》的作者，“知识分子”一词因他和他的支持者而生。“左拉是一个小说家，是一个‘痛恨政治’的小说家，”但是，“他爱公正更甚于爱秩序，而没有公正，则会出现更大的混乱；他爱真理更甚于爱‘国家利益’，而在国家利益的幌子下掩盖着多少令人发指的悲剧啊。”此文虽然客观勾勒左拉伟大的一生，但作者深隐其中的现实关切，也已完

整地传达出来。

卢雪松 这是一个生活在我们身边的女子，一个普通的大学教师。她由于在课堂合法放映和解读纪录片《寻找林昭的灵魂》被“学生积极分子”告发，而被学校当局处以停课的处罚，此事曾在京沪媒体上被广泛讨论。艾晓明的《保卫灵魂自由的姿态》一文，是对捍卫灵魂之自由的卢雪松的有力声援。如果你看了附在此文之后的卢雪松的公开信，你会和我一样感到，一缕超越于世俗虚无主义的精神之光，一种因听从了良心的召唤而快乐、而不恐惧的健康人格，正在这片土地上缓慢而柔弱地生长。尤为可贵的是，这样两篇表达自由信念的文字是如此丰赡、节制而纯净，毫无道德灌输的戾气和愤愤不平的杂音，它们让我相信了哈维尔的一句话，大意是说：能忍受单调丑陋之美学风格的官僚，势必要失败。那么反过来也成立：深谙丰赡节制之美学风格的新人，终将胜利。

自我·他人

底层 我无法不被他们的文章打动。夏榆的《临终的眼：杨家营纪事》、《在黑暗中行走的人》和《自由的试金石》把我的视线强行拉到如不亲临、便永不会信其有的真实面前。贫穷、剥削和不受制约的权力给最底层者造成的灵魂扭曲与伤害，是比任何极度的物质贫瘠更摧人心肝的怆然图景。然而这图景却是被平静、节制而优美的语言所描述的，作品的震撼力因此而倍增。《南方周末》记者夏榆，作家夏榆，漆黑忧伤的矿井是他曾经的劳作之

地，亦是他写作的源头。在患难兄弟们惨酷的生存面前，作家的审美责任感使他遏止了绝望的哭腔，而无力改变的不幸现实，则加重了他良知的歉疚与情感的伤痛。其文字的悲悯热力，皆由这歉疚和伤痛而来；而这歉疚伤痛，实源自超越己身的温柔大爱。与亲历者夏榆的“装作”冷静不同，王小妮对乡村的关注来自旁观者的真的冷静。夏榆的冷调里藏着痛哭，王小妮的冷静里则埋着轻轻的叹息和尖利的警告。这位诗人、小说家用三年的时间，和她的丈夫徐敬亚一起，驱车走访中国东北、西南和中原的广袤乡村，归来写作此文——《安放》：“安放那些孩子/安放那些老人/安放那些女人/安放那些流人/安放那些灵魂吧”，深怀“安得广厦千万间”之意。一些信手拈来的细节，暗示出这大地和人群深重的生存与精神危机。

逝者感时伤生之文以道德力量动人，而痛悼怀人之作则莫不以深情之美将人击垮。高尔泰《没有地址的信》寄给他永别的女儿高林，徐晓《爱一个人能有多久》追怀诘问他去世十年的丈夫周晷英，野夫的《别梦依稀咒逝川》祭奠他的故友李如波。读它们，让我深深沉没在无语的哀伤里，不仅为了被悲悼的主人公，也为吞没了主人公的残酷的时代与世界。不，这么说是不对的。哀伤，其实就是为了这些被悲悼的主人公本身，因为时代和世界可以重来，而高林、周晷英和李如波却永远都不会再有了。这世间还会有多少我们永不知其名的失踪者默默而不该地死去？还会有多少高贵而沉默的生命遗失在风尘浊世里？在我们的世界中，生命的存在和精神的价值何时能获得绝对的尊重？……没有答案，惟有疑问。

自我 在世界的喧嚣中关切他人是高贵的，而能直面“自我之深”者，亦同样的好。作家林白、周晓枫、李浩和电影导演王超都以文章作出此种永不枯竭的努力。

“自我”从来都不会是单纯的“私我”，而是心魂与世界的对话之处，这是周晓枫《穿过我青春所有说谎的日子》的潜台词。此文闪现的文体的新意、语言的微妙和情怀的真挚，使它如同精致而炽烈的丝质长袍，披在身上，先是凉滑，之后必有烈火焚身。苏联话剧《青春禁忌游戏》的若干台词，连缀着作者关于当下自我和周遭世界的灵魂道白，戏剧情景和现实体悟之间交错对话，双声部探讨着叶莲娜和作者均感困惑的问题：在这个信仰倾颓、物质至上而实用功利的世界上，是否还应该坚持高尚而纯净的生存？对于信仰者，这是一个粗鄙的问题。但是对信仰成为问题的人来说，这却是他/她一生都要面临的选择。叶莲娜以死完成了她的承诺，而周晓枫则在这篇文章中穷尽表达了她对高尚的难以忘情和对世俗的斤斤计较，她受煎于这两者之间，不得平静。恰恰是这种真实的张力，带给她的文字以幽深的绝望、独特的细腻、歹毒的敌意和善感的哭泣。周晓枫此文，可算是提高汉语敏感度的有益试验。

道德困境 自我之搏斗，往往是事关道德困境，都以讲故事的方法，让我们思考道德的主题。都是西方人的或境的搏斗。学者何怀宏的《同一根绳索》和崔卫平的《通过思考追求道德生活》虚构或真实的故事，但是如何在生存受到威胁时仍能追求道德生活，却是非常重要的“中国问题”。崔卫平的结论是：“通过思考”。“所有人类曾经有过的道德规范突然失灵，数个世纪若干代人们积累起

来的道德实践统统被说成错误不堪，诸如不杀人、不说谎、不做伪证这样一望即知的伦理道德已经被轻易越过，正在流行的是对于其他人类同胞的大肆屠杀、遍地告密或者谎言盛行，在这种情况下，个人的思考的努力、由于思考带来的瘫痪就显得尤其可贵和必要。思考将我们一分为二，可以自己观看自己、审视自己。”“通过思考追求道德生活”又可叫做“仁智双修”，“仁”（道德）和“智”（思考）如果分别被孤立地强调，可能的结果将会分别是伪道学和真犬儒。

博 雅

博雅已是当代国人的精神生活中久违的品质了。很难说，在这片被破坏得七零八落的土地上，还有多少“博雅”存在。古人已远，五四先贤不再。但断壁残垣之上，只要爱美者存在，对“博雅”的创造和追求就不会消失。总会出现新的博雅的书写者，他们的有趣文字，可作当代人心灵的一片绿洲。这些文字真是养人的。李零的《硬道理和软道理》虽语涉宏观，却用笔轻俏，深得四两拨千斤之妙；李长声的《日下散记》散淡悠然，内藏讥刺，非杂学旁收、别有怀抱者不能为；陆建德的《烈焰的火舌》有英式随笔的从容优雅举重若轻；殷力欣的《旧闻记趣》深得黑色幽默之精髓；李敬泽的《问中国之心》造就了一种古今对话的小品文，游刃有余的谑刻和羞涩含蓄的正直水乳交融；李大卫的《恐龙是这样变酷的》则把他的文化关怀，隐藏在东拉西扯、亦庄亦谐的贫嘴之中……这些文

章，学问、怪论、情趣、怀抱无一不有，可让浮躁干渴的当代心灵获得滋养与慰安。应当说，一个文化空间如果没有博雅美文，只有道德文章，壮则壮矣，却不够多元，也不够美好和健康。

纪 念 日

2005年是个纪念日之年：郑和下西洋六百周年，电影百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纪念往日乃是为思考今日，所以立足此点的纪念文章往往能启人深省。张纯如的《〈南京暴行：被遗忘的大屠杀〉导言》、范泓的《四十年前的一场“中西文化论战”》和王纪潮的《郑和下西洋的正面意义有多大？》即是如此。关于南京大屠杀，关于郑和下西洋的实质意义，关于知识分子在专制制度中，如何以理性、客观和宽容的态度相互合作、影响社会、拓展言论空间，而非以意气用事的论战乃至“诉讼”了结彼此的歧义，终至一损俱损，两败俱伤……都是与今天的我们息息相关的重大问题，实有了解之必要。

以上所列，是我对所看到的好文章的一些观感。而今年随笔写作的问题和缺憾，仍一如既往：缺少汉语之美；匮乏清明的理性和敏锐的直觉，既缺少对世界的整体观照，又没能勘探到自我的深处；理性的自负太过强烈，以至形成了独断的语气和文风；道学气过剩，失去了真诚、自然与节制；“媒体气”和“网络气”过浓，“私人对

话”语态常能让人感到旁若无人的自恋，或者硬套近乎的唐突……显然，由于我的目力有限，即便是在我的评判尺度内，也未能将今年随笔的优秀之作“一网打尽”，这是需要请读者诸君原谅的地方。

真正理想的随笔是什么样子呢？无疑，它应是一种增进人的精神成熟的文字。世上已经存在过无数篇这样的文字了，但我还是照样期待那样的随笔：它的胃口无限大，什么都能消化，而它的质地又无比精致、无比之美，如同人类在天真烂漫之时，对自己的智慧和身体所期许的那种美。

笑谈大先生

——2005年6月5日在北京鲁迅博物馆讲演

陈丹青

今天在鲁迅博物馆讲话，心里紧张——老先生就住在隔壁，到一半，他要是走进来怎么办？其实，我非常巴望老先生真的会走进来，因为我知道，我们根本休想见到鲁迅先生了。

鲁迅先生被过度谈论了。其实在今天的社会尺度中，鲁迅是最不该被谈论的人。按照胡塞尔的定义：“一个好的怀疑主义者是个坏公民。”鲁迅的性格、主见，不管哪个朝代，恐怕都是“坏公民”。好在今天对鲁迅感兴趣的年轻人，恐怕不多了吧。

然而全中国专门研究鲁迅，吃鲁迅饭的专家，据说仍有两万人。所以要想比较认真地谈论鲁迅，先得穿越两万多专家的几万万文字，这段文字路线实在太长了。每次我读到这类文章，总是弄得很茫然，好像走丢了一样。可是翻开鲁迅先生随便哪本小册子，一读下去，就看见老先生坐在那里抽烟，和我面对面！

我不是鲁迅研究者，没有专门谈论的资格。今天孙馆长孙郁先生给我大面子，叫到这里来，怎么办呢，自己想个话题讲？想不出来，就算有什么意思要来讲，一到鲁迅家，就吓得不敢讲；讲鲁迅先生？那么多人已经说过他了，还有什么可讲？

所以你在鲁迅博物馆不谈鲁迅、谈鲁迅，我觉得都不恭敬，

